傳燈錄/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四卷

下一卷▶

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（共一百八十三人。內七十六人旁出）

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見錄。

第一世法融禪師。

第二世智岩禪師。

第三世慧方禪師。

第四世法持禪師。

第五世智威禪師。

第六世慧忠禪師。

前六世祖宗法嗣共八十人。

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一人見錄。

金陵鍾山曇璀禪師。荊州大素禪師。幽棲月空禪師。白馬道演禪師。新安定莊禪師。彭城智磋禪師。廣州道樹禪師。湖州智爽禪師。新州杜默禪師。上元智誠禪師。智誠復出一人。定真禪師。定真復出一人。如度禪師。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智岩禪師下旁出東都鏡潭禪師。襄州志長禪師。湖州義真禪師。益州端伏禪師。龍光龜仁禪師。襄陽辨才禪師。漢南法俊禪師。西川敏古禪師。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法持禪師下旁出牛頭山玄素禪師。天柱弘仁禪師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六人見錄。

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。

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。

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。

杭州徑山道欽禪師。

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旁出一人。

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。

靈岩寶觀禪師。前玄素復出二人。一金華曇益禪師。吳門圓鏡禪師。前徑山國一禪師復出三人。一木渚山悟禪師。二青陽廣敷禪師。三杭州中子山崇慧禪師。道林復出一人。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二人見錄。

天台山佛窟岩惟則禪師。旁出天台雲居。

天台山雲居智禪師。牛頭山道性禪師。江寧智燈禪師。解縣懷信禪師。鶴林全禪師。比山懷古禪師。明州觀宗禪師。牛頭山大智禪師。白馬善道禪師。牛頭山智真禪師。牛頭山潭輅禪師。牛頭山雲韜禪師。牛頭山凝禪師。牛頭山法梁禪師。江寧行應禪師。牛頭山惠良禪師。興善道融禪師。蔣山照明禪師。牛頭山法燈禪師。牛頭山定空禪師。牛頭山慧涉禪師。幽棲道遇禪師。牛頭山凝空禪師。蔣山道初禪師。幽棲藏禪師。牛頭山靈暉禪師。幽棲道穎禪師。牛頭山巨英禪師。釋山法常禪師。龍門凝寂禪師。莊岩遠禪師。襄州道堅禪師。尼明悟。居士殷淨巳。前慧涉復出一人。潤州棲霞寺清源禪師。已上三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語。

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一百七人。

第一世一十三人三人見錄。

北宗神秀禪師。

嵩嶽慧安國師。

袁州蒙山道明禪師。楊州奉法寺曇光禪師。隨州禪愷禪師。金州法持禪師。資州智侁禪師。舒州法照禪師。越州義方禪師。枝江道俊禪師。常州玄蹟禪師。越州僧達禪師。白松山劉主簿。已上一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二世三十七人。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一十九人五人見錄。

五台山巨方禪師。

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。

兗州降魔藏禪師。

壽州道樹禪師。

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。

荊州辭朗禪師。嵩山普寂禪師。大佛山香育禪師。西京義福禪師。忽雷澄禪師。東京日禪師。太原遍淨禪師。南嶽元觀禪師。汝南杜禪師。嵩山敬禪師。京兆小福禪師。晉州霍山觀禪師。潤州茅山嵩硅禪師。安陸懷空禪師。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一十八人三人見錄。

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。

嵩嶽破灶墮和尚。

嵩嶽元硅禪師。常山坦然禪師。鄴都圓寂禪師。西京道亮禪師。道亮復出五人。一，揚州大總管李孝逸。二，工部尚書張錫。三，國子祭酒崔融。四，秘書監賀知章。五，睦州刺史康詵。前隨州神慴禪師復出一人。正壽禪師。前蒙山道明禪師復出三人。一，洪州崇寂禪師。二，江西瑰禪師。三，撫州神貞禪師。前資州智詵禪師復出一人。資州虔寂禪師。前玄賾禪師復出二人。一義興神斐禪師。二湖州暢禪師。已上一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三世四十九人。

前荊州辭朗禪師法嗣。紫金玄宗禪師。明州大梅山車禪師。瑼界慎徽禪師。已上三人無機錄語句不錄。

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四十六人一人見錄。

終南山惟政禪師。

廣福慧空禪師。常越禪師。襄州夾石山思禪師。明瑱禪師。敬愛寺真禪師。兗州守賢禪師。定州石藏禪師。南嶽澄心禪師。南嶽日照禪師。洛京同德寺乾禪師。蘇州真亮禪師。瓦棺寺掣禪師。弋陽法融禪師。廣陵演禪師。陜州慧空禪師。洛京真亮禪師。澤州亙月禪師。毫州曇真禪師。都梁山崇演禪師。京兆章敬寺澄禪師。嵩陽寺一行禪師。京兆山北寺融禪師。晉州定陶丁居士。前西京義福禪師復出八人。一，大雄猛禪師。二，西京大震動禪師。三，神斐禪師。四，西京大悲光禪師。五，西京大隱禪師。六，定境

禪師。七，道播禪師。八，玄證禪師。前降魔藏禪師復出三人。一，西京寂滿禪師。二，西京定莊禪師。三，南嶽慧隱禪師。前南嶽元觀禪師復出一人。神照禪師。前小福禪師復出三人。一，京兆藍田深寂禪師。二，太白山日沒雲禪師。三，東白山法超禪師。前霍山觀禪師復出一人。峴山幽禪師。前資州處寂禪師復出四人。一，益州無相禪師。二，益州長松山馬禪師。三，超禪師。四，梓州曉了禪師。前義興斐禪師復出二人。一，西京智游禪師。二，東都智深禪師。已上四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四世七人。

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。衡州定心禪師。敬愛寺志真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。

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。荊州明月山融禪師。漢州雲頂山王頭陀。益州淨眾寺神會禪師。前塿界慎徽禪師復出一人。武誡禪師。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五世一人。

前敬愛寺志真禪師法嗣。嵩山照禪師。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

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古

法融

第一世法融禪師者。潤州延陵人也。姓韋氏。年十九學通經史。尋閱大部般若，曉達真空。忽一日歎曰：「儒道世典，非究竟法。般若正觀，出世舟航。」遂隱茅山，投師落髮。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。有百鳥銜華之異。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。彼山有奇異之人。乃躬自尋訪問寺僧：「此間有道人否。」曰：「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。」祖曰：「阿那個是道人。」僧無對。別僧云：「此去山中十里來，有一懶融。見人不起，亦不合掌。莫是道人。」

祖遂入山。見師端坐自若，曾無所顧。祖問曰：「在此作什麼。」師曰：「觀心。」

祖曰：「觀是何人心是何物。」師無對便起作禮。師曰：「大德高棲何所。」祖曰：「貧道不決所止，或東或西。」師曰：「還識道信禪師否。」曰：「何以問他。」師曰：「向德滋久冀一禮謁。」曰：「道信禪師，貧道是也。」師曰：「因何降此。」祖曰：「特來相訪。莫更有宴息之處否。」師指後面云：「別有小庵。」遂引祖至庵所。繞庵唯見虎狼之類。祖乃舉兩手作怖勢。師曰：「猶有這個在。」祖曰：「適來見什麼。」師無語。

少選，祖卻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。師睹之竦然。祖曰：「猶有這個在。」師未曉，乃稽首請說真要。祖曰：「夫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。河沙妙德，總在心源。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。悉自具足，不離汝心。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。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。大道虛曠，絕思絕慮。如是之法，汝今已得。更無闕少，與佛何殊。更無別法。汝但任心自在。莫作觀行亦莫澄心。莫起貪嗔莫懷愁慮。蕩蕩無礙，任意縱橫。不作諸善，不作諸惡。行住坐臥觸目遇緣。總是佛之妙用。快樂無憂，故名為佛。」

師曰：「心既具足。何者是佛，何者是心。」祖曰：「非心不問佛。問佛非不心。」師曰：「既不許作觀行。於境起時，如何對治。」祖曰：「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。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。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汝但隨心自在，無復對治。即名常住法身，無有變異。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。今付於汝。汝今諦受吾言，只住此山。向後當有五人達者，紹汝玄化。」

圭峰判為泯絕無寄宗。引破相教而印之。有僧問南泉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。為什麼鳥獸銜華來供養？」南泉云：「只為步步踏佛階梯。」洞山云：「如掌觀珠，意不暫舍。」僧云：「見後為什麼不來。」南泉云：「直饒不來猶校王老師一線道。」洞山云：「通身去也。」又一尊宿答前兩問皆云：「賊不打貧兒家。」僧問一老宿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云：「如條貫葉。」僧云：「見後如何？」云：「秋夜紛紛。」又僧問吳越永明潛禪師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潛云：「牛頭。」僧云：「見後如何？」潛云：「牛頭。」諸方多舉唱不可備錄。

祖付法訖，遂返雙峰山終老。師自爾法席大盛。唐永徽中，徒眾乏糧。師往丹陽緣化。去山八十里。躬負米一石八斗。朝往暮還，供僧三百。二時不闕三年。邑宰蕭元善。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。聽者雲集。至滅靜品，地為之震動。講罷歸山。

博陵王問師曰：「境緣色發時，不言緣色起。云何得知緣，乃欲息其起。」師答曰：「境色初發時，色境二性空。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。照本發非發，爾時起自息。抱暗生覺緣，心時緣不遂。至如未生前，色心非養育。從空本無念，想受言念生。起法未曾起，豈用佛教令。」

問曰：「閉目不見色。境慮乃便多。色既不關心，境從何處發。」師曰：「閉目不見色。內心動慮多。幻識假成用。起名終不過。色不關心，心亦不關人。隨行有相轉，鳥去空中真。」

問曰：「境發無處所，緣覺了知生。境謝覺還轉。覺乃變為境。若以心曳心，還為覺所覺。從之隨隨去，不離生滅際。」師曰：「色心前後中，實無緣起境。一念自凝忘，誰能計動靜。此知自無知，知知緣不會。當自檢本形，何須求域外。前境不變謝，後念不來今。求月執玄影，討跡遂飛禽。欲知心本性，還如視夢裡。譬之六月冰，處處皆相似。避空終不脫，求空復不成。借問鏡中像，心從何處生。」

問曰：「恰恰用心時，若為安隱好。」師曰：「恰恰用心時，恰恰無心用。曲譚名相勞，直說無繁重。無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無。今說無心處，不與有心殊。」

問曰：「智者引妙言：與心相會。當言與心路別，合則萬倍乖。」師曰：「方便說妙言。破病大乘道。非關本性譚，還從空化造。無念為真常，終當絕心路。離念性不動，生滅無乖誤。谷響既有聲，鏡像能回顧。」

問曰：「行者體境有，因覺知境亡。前覺及後覺，並境有三心。」師曰：「境用非體覺，覺罷不應思。因覺知境亡，覺時境不起。前覺及後覺，並境有三遲。」

問曰：「住定俱不轉。將為正三昧，諸業不能牽。不知細無明，徐徐躡其後。」師曰：「復聞別有人，虛執起心量。三中事不成，不轉還虛妄。心為正受縛，為之淨業障。心塵萬分一，不了說無明。細細習因起，徐徐名相生。風來波浪轉，欲靜水還平。更欲前途說，恐畏後心驚。無念大獸吼，性空下霜雹。星散穢草摧，縱橫飛鳥落。五道定紛綸，四魔不前卻。既如猛火燎，還如利劍斲。」

問曰：「賴覺知萬法，萬法本來然。若假照用心，只得照用心。不應心裡事。」師曰：「賴覺知萬法，萬法終無賴。若假照用心，應不在心外。」

問曰：「隨隨無簡擇，明心不現前。復盧心闇昧，在心用功行。智障復難除。」師曰：「有此不可有，尋此不可尋。無簡即真擇，得暗出明心。慮者心冥昧，存心托功行。何論智障難，至佛方為病。」

問曰：「折中消息間，實亦難安怗。自非用行人，此難終難見。」師曰：「折中欲消息，消息非難易。先觀心處心。次推智中智。第三照推者。第四通無記。第五解脫名。第六等真偽。第七知法本。第八慈無為。第九偏（雙立人）空陰。第十雲雨被。最盡彼無覺。無明生本智。鏡像現三業。幻人化四衢。不住空邊盡。當照有中無。不出空有內。未將空有俱。號之名折中。折中非言說。安怗無處安。用行何能決。」

問曰：「別有一種人，善解空無相。口言定亂一。復道有中無。同證用常寂。覺寂常用。用心會真理。復言用無用。智慧方便多。言辭與理合。如如理自如。不由識心會。既知心會非。心心復相泯。加是難知法。永劫不能知。同此用心人。法所不能化。」師曰：「別有證空者，還如前偈論。行空守寂滅。識見暫時翻。會真是心量。終知未了原。又說息心用。多智疑相似。良由性不明。求空且勞己。永劫住幽識。抱相都不知。放光便動地。於彼欲何為。」

問曰：「前件看心者，復有羅噻難。」師曰：「看心有羅噻幻心何待看。況無幻心者，從容下口難。」

問曰：「久有大基業，心路差互間。得覺微細障，即達於真際。自非善巧師，無能決此理。仰惟我大師，當為開要門。引導用心者，不令失正道。」師曰：「法性本基業，夢境成差互。實相微細身，色心常不悟。忽逢混沌士，哀怨愍群生。托疑廣設問。抱理內常明。生死幽徑徹，毀譽心不驚。野老顯分答，法相愧來儀。蒙發群生藥，還如色性為。」

顯慶元年。邑宰蕭元善請出山住建初。師辭不獲免。遂命入室上首智岩。付囑法印，令以次傳授。將下山謂眾曰：「吾不復踐此山矣。」時鳥獸哀號，逾月不止。庵前有四大桐樹。仲夏之月，忽自凋落。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。終於建初。壽六十四臘四十一。二十七日窆於雞籠山。會送者萬餘人。其牛頭山舊居。金源，虎跑泉。錫杖泉，金龜等池。宴坐石室，今悉存焉。

智岩

第二世智岩禪師者。曲阿人也。姓華氏。弱冠智勇過人。身長七尺六寸。隋大業中，為郎將。常以弓掛一濾水囊。隨行所至汲用。累從大將徵討，頻立戰功。唐武德中。年四十，遂乞出家。入舒州皖公山。從寶月禪師為弟子。後一日宴坐。睹異僧身長丈餘。神姿爽拔，詞氣清朗。謂師曰：「卿八十生出家，宜加精進。」言訖不見。嘗在谷中入定，山水瀑漲。師怡然不動，其水自退。有獵者遇之，因改過修善。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。聞師隱遁，乃共入山尋之。既見因謂師曰：「郎將狂邪。何為住此。」答曰：「我狂欲醒君狂正發。夫嗜色淫聲，貪榮冒寵。流轉生死，何由自出。」二人感悟，歎息而去。

師貞觀十七年歸建業。入牛頭山謁融禪師。發明大事。禪師謂師曰：「吾受信大師真訣，所得都亡。設有一法勝過涅槃。吾說亦如夢幻。夫一塵飛而翳天。一芥墮而覆地。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。山門化導，當付之於汝。」師稟命為第二世。以後正法付方禪師。住白馬棲玄兩寺。又遷住石頭城。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。顏色不變，屈伸如生。室有異香，經旬不歇。遺言水葬。壽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。

慧方

第三世慧方禪師者。潤州延陵人也。姓濮氏。投開善寺出家。及進具洞明經論。後入牛頭山。謁岩禪師，諮詢秘要。岩觀其根器堪任正法。遂示以心印。師豁然領悟。於是不出林藪，僅逾十年。四方學者雲集。師一旦謂眾曰：「吾欲他行，隨機利物。汝宜自安也。」乃以正法付法持禪師。遂歸茅山。數載將欲滅度。見有五百許人。髻發後垂，狀如菩薩。各持幡華云：「請法師講。」又感山神現大蟒身。至庭前如將泣別。師謂侍者洪道曰：「吾去矣。汝為吾報諸門人。」及門人奔至，師已入滅。時唐天冊元年八月一日。山林變白，谿澗絕流七日。道俗悲慕，聲動山谷。壽六十有七臘四十。

法持

第四世法持禪師者。潤州江寧人也。姓張氏。幼歲出家。年三十，游黃梅忍大師座下，聞法心開。後復遇方禪師為之印可。乃繼跡山門，作牛頭宗祖。及黃梅謝世，謂弟子玄賾曰：「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。金陵法持是其一也。」後以法眼付智威禪師。於唐長安二年九月五日。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。遺囑令露骸鬆下飫諸鳥獸。迎出日，空中

有神幡。從西而來，繞山數匝。所居故院竹林變白，七日而止。壽六十有八臘四十一。

智威

第五世智威禪師者，江寧人也。姓陳氏。住迎青山。始凹減上下留中間歲，忽一日家中失之，莫知所往。及父母尋訪。乃知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。年二十受具。後聞法持禪師出世。乃往禮謁，傳受正法焉。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。其中有慧忠者，目為法器。師嘗有偈示曰：「莫繫念念，成生死河。輪迴六趣海，無見出長波。」慧忠偈答曰：「念想由來幻，性自無終始。若得此中意，長波當自止。」

師又示偈曰：「餘本性虛無，緣妄生人我。如何息妄情，還歸空處坐。」慧忠偈答曰：「虛無是實體，人我何所存。妄情不須息，即泛般若船。」師知其了悟，乃付以山門。遂隨緣化導。於唐開元十七年。二月十八日，終於延祚寺。將示滅謂弟子云：「將屍林中施諸鳥獸。」壽七十有七。

慧忠

第六世慧忠禪師者。潤州上元人也。姓王氏。年二十三，受業於莊嚴寺。其後聞威禪師出世，乃往謁之。威才見曰：山主來也。師感悟微旨，遂給侍左右。後辭詣諸方巡禮。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。遇夏萎悴，人欲伐之。因謂之曰：「勿剪。慧忠還時，此藤更生。」及師回，果如其言。即以山門付囑訖。出居延祚寺。師平生一衲不易。器用唯一鐺。嘗有供僧谷兩廩。盜者窺伺，虎為守之。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。問師有何徒弟。師曰：「有三五人。」遜曰：「如何得見。」師敲禪牀，有三虎哮吼而出。遜驚怖而退。後眾請入城居莊嚴舊寺。

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。先有古木，群鵲巢其上。工人將伐之。師謂鵲曰：「此地建堂，汝等何不速去。」言訖，群鵲乃遷巢他樹。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。復潛資夜役。遂不日而就。由是四方學徒雲集座下矣。得法者有三十四人。各住一方，轉化多眾。

師嘗有安心偈，示眾曰：「人法雙淨善惡兩忘。真心真實菩提道場。」唐大歷三年。石室前掛鐺樹掛衣藤。忽盛夏枯死。四年六月十五日。集僧布薩訖。命侍者淨發浴身。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。空中復聞天樂之聲。詰旦怡然坐化。時風雨暴作，震折林木。復有白虹貫於巖壑。五年春茶毗。獲舍利不可勝計。壽八十七。

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

鍾山曇璀

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。吳郡人也。姓顧氏。初謁牛頭融大師。大師目而奇之。乃告之曰：「色聲為無生之鴆毒。受想是至人之坑阱。子知之乎。」師默而審之，大悟玄旨。尋晦跡鍾山，多歷年所。茅庵瓦缶，以終老焉。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。恬然入定，七日而滅。壽六十二。

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

安國玄挺

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。不知何許人也。嘗一日，有長安講《華嚴經》。僧來問五祖云：「真性緣起其義云何。」祖默然。時師侍立次，乃謂曰：「大德，正興一念問時。是真性中緣起。」其僧言下大悟。又或問：「南宗自何而立。」師曰：「心宗非南北。」

鶴林玄素

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。潤州延陵人也。姓馬氏。唐如意年中。受業於江寧長壽寺。晚參智威禪師，遂悟真宗。後居京口鶴林寺。嘗一日，有屠者禮謁。願就所居辦供。師欣然而往眾皆訝之。師曰：「佛性平等，賢愚一致。但可度者，吾即度之。復何差別之有。」或有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會即不會疑即不疑。」師又曰：「不會不疑底。不疑不會底。」又有僧扣門。師問：「是什麼人。」曰：「是僧。」師曰：「非但是僧，佛來亦不著。」曰：「佛來為什麼不著。」師曰：「無汝止泊處。」

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。中夜，無疾而滅。壽八十五。建塔於黃鶴山。敕謚大津禪師大和寶航之塔。

天柱崇慧

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，彭州人也，姓陳氏。唐乾元初，往舒州天柱山創寺。永泰

元年敕賜號天柱寺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天柱境。」師曰：「主簿山高難見日。玉鏡峰前易曉人。」問：「達磨未來此土時。還有佛法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未來時且置。即今事作麼生。」曰：「某甲不會，乞師指示。」師曰：「萬古長空，一朝風月。」良久又曰：「闍梨會麼。自己分上作麼生。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。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。見汝不會。為汝錐破卦文，才生吉凶。在汝分上一切自看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解卜底人。」師曰：「汝才出門時便不中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天柱家風。」師曰：「時有白雲來閉戶。更無風月四山流。」

問：「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。」師曰：「灩岳峰高長積翠。舒江明月色光暉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大通智勝佛？」師曰：「曠大劫來未曾擁滯。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佛法不現前？」師曰：「只為汝不會。所以成不現前。汝若會去，亦無佛道可成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曰：「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華。」

問：「從上諸聖有何言說？」師曰：「汝今見吾有何言說。」

問：「宗門中請師舉唱？」師曰：「石牛長吼真空外。木馬嘶時月隱山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利人處？」師曰：「一雨普滋，千山秀色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天柱山中人？」師曰：「獨步千峰頂優遊九曲泉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白猿抱子來青嶂。蜂蝶銜華綠蕊間。」

師居山演道，凡二十二載。大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歸寂。起塔於寺北真身見在。

徑山道欽

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，蘇州崑山人也，姓朱氏。初服膺儒教。年二十八玄素禪師遇之。因謂之曰：「觀子神氣溫粹，真法寶也。」師感悟，因求為弟子。素躬與落髮。乃

戒之曰：「汝乘流而行，逢徑則止。」師遂南行抵臨安。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。曰：「此徑山也。」乃駐錫焉。

有僧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云：「山上有鯉魚。水底有蓬塵。」

馬祖令人送書到。書中作一圓相。師發緘於圓相中作一畫，卻封回。忠國師聞乃云：「欽師猶被馬師惑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汝問不當。」曰：「如何得當。」師曰：「待吾滅後即向汝說。」

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：「十二時中以何為境。」師曰：「待汝回去時有信。」藏曰：「如今便回去。」師曰：「傳語卻須問取曹溪。」

唐大歷三年，代宗詔至闕下，親加瞻禮。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。帝曰：「師何以起。」師曰：「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。」帝悅。謂忠國師曰：「欲錫欽師一名。」忠欣然奉詔。乃賜號國一焉。後辭歸本山。於貞元八年十二月。示疾說法而逝。壽七十有九。敕謚曰大覺禪師。

鳥窠道林

杭州鳥窠道林禪師。本郡富陽人也。姓潘氏。母朱氏，夢日光入口，因而有娠。及誕異香滿室。遂名香光焉。九歲出家。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。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。學華嚴經起信論。復禮示以真妄頌，俾修禪那。師問曰：「初云何觀云何用心。」復禮久而無言：「師三禮而退。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。師乃謁之。遂得正法及南歸。先是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。時道俗共為法會。師振錫而入。有靈隱寺韜光法師。」問曰：「此之法會何以作聲。」師曰：「無聲誰知是會。」後見秦望山，有長松。枝葉繁茂，盤屈如蓋。遂棲止其上。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。復有鵲巢於其側，自然馴狎。人亦目為鵲巢和尚。

有侍者會通。忽一日欲辭去。師問曰：「汝今何往。」對曰：「會通為法出家。不蒙和尚垂慈誨。今往諸方學佛法去。」師曰：「若是佛法，吾此間亦有少許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和尚佛法。」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。會通遂領悟玄旨。

元和中，白居易出守茲郡。因入山禮謁。乃問師曰：「禪師住處甚危險。」師曰：「太守危險尤甚。」曰：「弟子位鎮江山，何險之有。」師曰：「薪火相交，識性不停。得非險乎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白曰：「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。」師曰：「三歲孩兒雖道得。八十老人行不得。」白遂作禮。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。告侍者曰：「吾今報盡。」言訖坐亡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三。（有云師名「圓修」者，恐是謚號。）

前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法嗣

招賢會通

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。本郡人也。姓吳氏。本名元卿。形相端嚴，幼而聰敏。唐德宗時，為六宮使。王族咸美之。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。玩而久之，倏聞空中有聲曰：「虛幻之相，開謝不停。能壞善根，仁者安可嗜之。」師省念稚齒崇善極生厭患。帝一日遊宮，問曰：「卿何不樂。」對曰：「臣幼不食葷羶。志願從釋。」曰：「朕視卿若昆仲。但富貴欲出於人表者。不違卿唯出家不可。」既浹旬，帝睹其容頜。詔王賓相之。奏曰：「此人當紹隆三寶。」帝謂師曰：「如卿願。任選日遠近奏來。」師荷德致謝。尋得鄉信言母患，乞歸寧省。帝厚其所賜，敕有司津遣。

師至家未幾。會韜光法師勉之。謁鳥窠為檀越，與結庵創寺。寺成啟曰：「弟子七歲蔬食。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。為出家故休官。願和尚授與僧相。」曰：「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，行多浮濫。」師曰：「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。」曰：「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。即真出家，何假外相。汝當為在家菩薩，戒施俱修。如謝靈運之儔也。」師曰：「然理雖如此，於事何益。儻垂攝受，則誓遵師教。」如是三請，皆不諾。時韜光堅白鳥窠曰：「宮使未嘗娶，亦不畜侍女。禪師若不拯接，誰其度之。」鳥窠即與披剃具戒。

師常卯齋晝夜精進。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。尋固辭遊方。鳥窠以布毛示之悟旨。時謂布侍者。鳥窠章敘訖。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。武宗廢其寺。師與眾僧禮辭靈塔而邁。莫知其終。

前慧忠禪師兩世旁出法嗣

佛窟惟則

天台山佛窟岩惟則禪師者。京兆人也。姓長孫氏。初謁牛頭忠禪師，大悟玄旨。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岩。唐元和中，法席漸盛。始自目其岩為佛窟焉。一日示眾云：「天地無物也。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。斯則聖人如影，百年如夢。孰為生死哉。至人以是獨照。能為萬物之主。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。」

有僧問：「如何是那羅延箭。」師云：「中的也。」忽一日告門人曰：「汝當自勉吾何言哉。」後二日夜安坐示滅。壽八十臘五十有八。

前天台山佛窟岩惟則和尚法嗣

雲居智

天台山雲居智禪師。嘗有華嚴院僧繼宗。問：「見性成佛其義云何。」師曰：「清淨之性。本來湛然，無有動搖。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。體自閑然。如是明見，乃名見性。性即佛，佛即性，故云見性成佛。」曰：「性既清淨，不屬有無。因何有見。」師曰：「見無所見。」曰：「無所見因何更有見。」師曰：「見處亦無。」曰：「如是見時，是誰之見。」師曰：「無有能見者。」曰：「究竟其理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知否。妄計為有，即有能所。乃得名迷。隨見生解，便墮生死。明見之人即不然。終日見未嘗見。求見處體相不可得。能所俱絕名為見性。」曰：「此性遍一切處否。」師曰：「無處不遍。」曰：「凡夫具否。」師曰：「上言無處不遍。豈凡夫而不具乎。」曰：「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。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遍。」師曰：「凡夫於清淨性中。計有能所，即墮生死。諸佛大士。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。即能所不立。」曰：「若如是說，即有了不了人。」師曰：「了尚不可得。豈有能了人乎。」曰：「至理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我以要言之，汝即應念。清淨性中無有凡聖。亦無了人不了人。凡之與聖，二俱是名。若隨名生解，即墮生死。若知假名不實。即無有當名者。」又曰：「此是極究竟處。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。即是大病。見有淨穢凡聖，亦是大病。作無凡聖解，又屬撥無因果。見有清淨性可棲止，亦大病。作不棲止解，亦大病。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。具不壞方便應用。及興慈運悲。如是興運之處。即全清淨之性。可謂見性成佛矣。」繼宗踴躍禮謝而退。

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。旁出法嗣第一世

神秀

北宗神秀禪師者。耶舍之藏志云：「艮地生玄旨。通尊媚亦尊。比肩三九族。足下一毛分。」開封尉氏人也。姓李氏。少親儒業，博綜多聞。俄舍愛出家，尋師訪道。至蘄州雙峰東山寺。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。乃歎伏曰：「此真吾師也。」誓心苦節。以樵汲自役，而求其道。忍默識之，深加器重。謂之曰：「吾度人多矣。至於悟解，無及汝者。」忍既示滅。秀遂住江陵當陽山。唐武后聞之，召至都下。於內道場供養。特加欽禮。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。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。暨中宗即位，尤加禮重。大臣張說嘗問法要。執弟子之禮。

師有偈示眾曰：「一切佛法，自心本有。將心外求，舍父逃走。」神龍二年。於東都天宮寺入滅。賜謚大通禪師。羽儀法物，送殯於龍門。帝送至橋。王公士庶皆至葬所。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為碑誄。門人普寂義福等。並為朝野所重。

嵩嶽慧安

嵩嶽慧安國師。耶舍三藏志云：「九女出人倫。八女絕婚姻。朽牀添六腳。心祖眾中尊。」荊州支江人也。姓衛氏。隋文帝開皇十七年。括天下私度僧尼勘。師云：「本無名。」遂遁於山谷。大業中，大發丁夫，開通濟渠。饑殍相枕。師乞食以救之，獲濟者甚眾。煬帝徵師不赴，潛入太和山。暨帝幸江都，海內擾攘。乃杖錫登衡嶽寺，行頭陀行。唐貞觀中，至黃梅謁忍祖，遂得心要。麟德元年游終南山石壁，因止焉。高宗嘗召，師不奉詔。遍歷名跡至嵩少云：「是吾終焉之地也。」

自爾禪者輻湊。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。問曰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何不問自己意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自己意。」師曰：「當觀密作用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密作用。」師以目開合示之。然言下知歸，更不他適。讓機緣不逗辭往曹溪。

武后徵至輦下，待以師禮。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。后嘗問師甲子。對曰：「不記。」帝曰：「何不記耶。」師曰：「生死之身，其若循環。環無起盡，焉用記為。況此心流注，中間無間。見漚起滅者，乃妄想耳。從初識至動相滅時，亦只如此。何年月而可記乎。」后聞，稽顙信受。尋以神龍二年，中宗賜紫袈裟。度弟子二七人。仍延入禁中供

養。三年又賜摩衲一副。師辭嵩嶽。是年三月三日，囑門人曰：「吾死已將屍向林中，待野火焚之。」俄爾萬迴公來見。師猖狂握手言論。傍侍傾耳都不體會。至八日，閉戶偃身而寂。春秋一百二十八。隋開皇二年壬寅生。唐景龍三年己酉滅。時稱老安國師。門人遵旨舁置林間。果野火自然闍維。得舍利八十粒。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。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。

蒙山道明

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。鄱陽人。陳宣帝之裔孫也。國亡落於民間。以其王孫，嘗受署。因有將軍之號。少於永昌寺出家，慕道頗切。往依五祖法會。極意研尋，初無解悟。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。即率同意數十人。躡跡追遂，至大庾嶺。師最先見，餘輩未及。盧行者見師奔至。即擲衣缽於盤石曰：「此衣表信，可力爭耶。任君將去。」師遂舉之，如山不動。踟躕悚栗。乃曰：「我來求法，非為衣也。願行者開示於我。」

祖曰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正恁麼時，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」師當下大悟，遍體汗流。泣禮數拜。問曰：「上來密語密意外。還更別有意旨否。」祖曰：「我今與汝說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自己面目。密卻在汝邊。」師曰：「某甲雖在黃梅隨眾。實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授入處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。」祖曰：「汝若如是。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。善自護持。」

師又問：「某甲向後宜往何所。」祖曰：「逢袁可止，遇蒙即居。」師禮謝遽回。至嶺下謂眾人曰：「向陟崔嵬遠望，杳無蹤跡。當別道尋之。」皆以為然。師既回，遂獨往廬山布水台。經三載後，始往袁州蒙山，大唱玄化。初名慧明，以避師上字，故名道明。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。

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第二世

五台巨方

五台山巨方禪師。安陸人也。姓曹氏。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。初講經論後參禪會。及造北宗秀師。問曰：「白雲散處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昧。」秀又問：「到此間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正見一枝生五葉。」秀默許之。入室侍對，庶幾無爽。尋至上黨寒嶺居焉。數歲之間，眾盈千數。後於五台山闡化。涉二十餘載入滅。年八十一。以唐開元十五年

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。

中條智封

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。姓吳氏。初習唯識論，滯於名相。為知識所詰，乃發憤罷講遊行。登武當山，見秀禪師，疑心頓釋。思養聖胎乃辭去。居於蒲津安峰山。不下十年。木食澗飲。屬州牧衛文升請歸城內。建新安國院居之。緇素歸依，憧憧不絕。使君問曰：「某今日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日從蒙泛出，照樹全無影。」使君初不能諭，拱揖而退。少選開曉，釋然自得。

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。得其道者不可勝紀。滅後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。兗州降魔藏禪師。趙郡人也。姓王氏。父為毫掾。師七歲出家。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。師孤形制伏，曾無少畏。故得降魔名焉。即依廣福院明贊禪師出家。服勤受法。後遇北宗盛化，便誓樞衣。秀師問曰：「汝名降魔。此無山精木怪，汝翻作魔耶。」師曰：「有佛有魔。」秀曰：「汝若是魔。必住不思議境界。」師曰：「是佛亦空，何境界之有。」秀懸記之曰：「汝與少皡之墟有緣。」

師尋入泰山數稔，學者雲集。一日告門人曰：「吾今老朽，物極有歸。」言訖而逝。壽九十一。

壽州道樹

壽州道樹禪師。唐州人也。姓聞氏。幼探經籍。年將五十，因遇高僧誘諭。遂誓出家。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為師。師恥乎年長，求法淹遲。勵志遊方，無所不至。後歸東洛，遇秀禪師。言下知微，晚成法器。乃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。常有野人，服色素樸。言譚詭異，於言笑外。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。或放神光，或呈聲響。師之學徒睹之皆不能測。如此涉十年後，寂無形影。師告眾曰：「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。只消老僧不見不聞。伊伎倆有窮。吾不見不聞無盡。」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。壽九十二。明年正月遷塔。

都梁全植

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。光州人也。姓芮氏。初結庵居止。太守衛文卿命本州長壽寺

開法聚徒。文卿問曰：「將來佛法隆替若何。」師曰：「真實之物，無古無今，亦無軌躅。有為之法，四相遷流。法當亻堙厄，君侯可見。」師年九十三而終。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塔。

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

福先仁儉

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。自嵩山罷問。放曠郊廛。時謂之騰騰和尚。唐天冊萬歲中，天後詔入殿前。仰視天後良久曰：「會麼。」後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老僧持不語戒。」言訖而出。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。天後覽而嘉之。厚加賜賚，師皆不受。又令寫歌辭傳佈天下。其辭並敷演真理，以警時俗。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。

破灶墮

嵩嶽破灶墮和尚。不稱名氏。言行叵測。隱居嵩嶽。山塢有廟甚靈，殿中唯安一灶。遠近祭祠不輟，烹殺物命甚多。師一日領侍僧入廟。以杖敲灶三下云：「咄此灶只是泥瓦合成。聖從何來，靈從何起，恁麼烹宰物命。」又打三下。灶乃傾破墮落。安國師號為破灶墮。須臾有一人。青衣峨冠，忽然設拜師前。師曰：「是什麼人。」云：「我本此廟灶神。久受業報。今日蒙師說無生法。得脫此處，生在天中。特來致謝。」師曰：「是汝本有之性。非吾強言。」神再禮而沒。少選侍僧等問師云：「某等諸人久在和尚左右。未蒙師苦口直為某等。灶神得什麼徑旨，便得生天。」師曰：「我只向伊道。本是泥瓦合成。別也無道理為伊。」侍僧等立而無言。師曰：「會麼。」事云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本有之性，為什麼不會。」侍僧等乃禮拜。師曰：「墮也，墮也，破也，破也。」

後有義豐禪師，舉白安國師。國師歎曰：「此子會盡物我一如。可謂如朗月處空，無不見者。難遘伊語脈。」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：「未審什麼人遘他語脈。」國師曰：「不知者。」又僧問：「物物無形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禮即唯汝非我，不禮即唯我非汝。」其僧乃禮謝。師曰：「本有之物，物非物也。所以道心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」

又僧問：「如何是修善行人。」師曰：「捻槍帶甲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作惡行人。」師曰：「修禪入定。」僧云：「某甲淺機，請師直指。」師曰：「汝問我惡，惡不從善。

汝問我善，善不從惡。」良久又曰：「會麼。」僧云：「會。」師曰：「惡人無善念，善人無噁心。所以道，善惡如浮雲，俱無起滅處。」其僧從言下大悟。

有僧從牛頭處來。師乃曰：「來何人法會。」僧近前叉手繞師一匝而出。師曰：「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。」僧乃回師上邊叉手而立。師云：「果然果然。」僧卻問云：「應物不由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爭得不由他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即順正歸源去也。」師曰：「歸原何順。」僧云：「若非和尚，幾錯招愆。」師曰：「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。見後通將來。」僧卻繞師一匝而出。師曰：「順正之道，今古如然。」僧作禮。

又僧侍立久。師乃曰：「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。別無道理會取會取。」僧禮謝。師乃以拂子打之曰：「一處如是，千處亦然。」僧乃叉手近前應一聲。師曰：「更不信，更不信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大闡提人。」師曰：「尊重禮拜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大精進人。」師曰：「毀辱嗔恚。」其後莫知所終。

嵩嶽元硅

嵩嶽元硅禪師。伊闕人也。姓李氏。幼歲出家。唐永淳二年受具戒。隸閒居寺習毗尼無懈。後謁安國師。印以真宗，頓悟玄旨。遂閣廬於岳之龐塢。一日有異人者。峨冠褲褶而至，從者極多。輕步舒徐，稱謁大師。師睹其形貌奇偉非常，乃諭之曰：「善來仁者，胡為而至。」彼曰：「師寧識我耶。」師曰：「吾觀佛與眾生等。吾一目之，豈分別耶。」彼曰：「我此嶽神也。能生死於人。師安得一目我哉。」師曰：「吾本不生，汝焉能死。吾視身與空等，視吾與汝等。汝能壞空與汝乎。苟能壞空乃壞汝。吾則不生不滅也。汝尚不能如是，又焉能生死吾耶。」神稽首曰：「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。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。願授以正戒，令我度世。」師曰：「汝既乞戒，即既戒也。所以者何。戒外無戒，又何戒哉。」神曰：「此理也，我聞茫昧。止求師戒，我身為門弟子。」師即為張坐秉爐正幾，曰：「付汝五戒。若能奉持，即應曰能。不能即曰否。」神曰：「謹受教。」

師曰：「汝能不淫乎。」曰：「亦娶也。」師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無羅欲也。」曰：「能。」師曰：「汝能不盜乎。」曰：「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。」師曰：「非謂此也。謂饗而福淫，不供而禍善也。」曰：「能。」師曰：「汝能不殺乎。」曰：「實司其柄，焉曰不殺。」師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有濫誤疑混也。」曰：「能。」師曰：「汝能不妄乎。」曰：「我正直，焉能有妄乎。」師曰：「非謂此也。謂先後不合天心也。」曰：

「能。」師曰：「汝不遭酒敗乎。」曰：「能。」師曰：「如上是為佛戒也。」又言：「以有心奉持，而無心拘執。以有心為物，而無心想身。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。後天地死不為老。終日變化而不為動。畢盡寂默而不為休。悟此則雖娶非妻也。雖饗非取也。雖柄非權也。雖作非故也。雖醉非惛也。若能無心於萬物，則羅欲不為淫。福淫禍善不為盜。濫誤疑混不為殺。先後違天不為妄。惛荒顛倒不為醉。是謂無心也。無心則無戒。無戒則無心。無佛無眾生。無汝及無我。無汝孰為戒哉。」神曰：「我神通亞佛。」師曰：「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。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。」

神悚然避席跪啟曰：「可得聞乎。」師曰：「汝能戾上帝。東天行而西七曜乎。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師曰：「汝能奪地祇。融五嶽而結四海乎。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師曰：「是謂五不能也。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。而不能即滅定業。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。而不能化道無緣。佛能度無量有情。而不能盡眾生界。是為三不能也。定業亦不牢久。無緣亦謂一期。眾生界本無增減。亙無一人能主有法。有法無主是謂無法。無法無主是謂無心。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。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。」

神曰：「我誠淺昧，未聞空義。師所授戒，我當奉行。今願報慈德，效我所能。」師曰：「吾觀身無物，觀法無常。塊然更有何欲。」神曰：「師必命我為世間事。展我小神功。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。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。目我神蹤。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。有自然有非自然者。」師曰：「無為是無為是。」神曰：「佛亦使神護法。師寧隳叛佛耶。願隨意垂誨。」

師不得已而言曰：「東岩寺之障，莽然無樹。北岫有之，而背非屏擁。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。」神曰：「已聞命矣。然昏夜間必有喧動。願師無駭。」即作禮辭去。師門送而且觀之。見儀衛逶迤，如王者之狀。嵐靄煙霞，粉綸間錯。幢幡環佩，凌空隱沒焉。其夕，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。棟宇搖蕩，宿鳥聲喧。師謂眾曰：「無怖無怖。神與我契矣。」

詰旦和霽。則北岩鬆栝盡移東嶺，森然行植。師謂其徒曰：「吾沒後無令外知。若為口實，人將妖我。」以開元四年丙辰歲。囑門人曰：「吾始居寺東嶺。吾滅汝必問吾骸於彼。」言訖，若委蛻焉。春秋七十三。門人建塔焉。

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第三世。

終南惟政

終南山惟政禪師。平原人也。姓周氏。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。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。既決了真詮，即入太一山中。學者盈室。唐大和中，文宗嗜蛤蜊。沿海官吏先時遞進，人亦勞止。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。帝以其異，即焚香禱之。俄變為菩薩形，梵相具足。即貯以金粟檀香合，覆以美錦。賜興善寺，令眾僧瞻禮。因問群臣，斯何祥也。或言：「太一山有惟政禪師。深明佛法，博聞強識。帝即令召至，問其事。」師曰：「臣聞物無虛應。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。故契經云：應以此身得度者，即現此身而為說法。」

帝曰：「菩薩身已現，且未聞說法。」師曰：「陛下睹此為常非常邪，信非信耶。」帝曰：「希奇之事，朕深信焉。」師曰：「陛下已聞說法了。」時皇情悅豫得未曾有。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。因留師於內道場。累辭入山。復詔令住聖壽寺。

至武宗即位，師忽入終南山隱居。人問其故。師曰：「吾避仇矣。」後終於山舍。年八十七。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。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。

益州無相禪師嗣忍大師第四世。

保唐無住

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。初得法於無相大師。乃居南陽白崖山。專務宴寂經累歲。學者漸至勤請不已。自此垂誨。雖廣演言教，而唯以無念為宗。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。聞師名思一瞻禮。大曆元年九月。遣使到山延請。時節度使崔寧。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。十月一日至空慧寺。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。俱會寺中，致禮訖。

公問曰：「頃聞師嘗駐錫於此。而後何往耶。」曰：「無住性好疏野，多泊山間。自賀蘭五台週遊勝境。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。說最上乘，遂遠來樞衣，忝預函丈。後棲遲白崖，已逾多載。今幸相公見召，敢不從命。」公曰：「弟子聞，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。」曰：「然。」公曰：「此三句是一是三。」曰：「無憶名戒，無念名定，莫妄名慧。一心不生，具戒定慧，非一非三也。」公曰：「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。」曰：「從女者是也。」公曰：「有據否。」曰：「法句經云：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。若能心不妄，精進無有涯。」公聞，疑情蕩焉。

又問：「師還以三句示人否。」曰：「對初心學人，還令息念，澄停識浪。水清影現，悟無念體。寂滅現前，無念亦不立也。」

於時庭樹鴉鳴。公問：「師聞否。」曰：「聞。」鴉去已。又問：「師聞否。」曰：「聞。」公曰：「鴉去無聲，云何言聞。」師乃普告大眾：「佛世難值，正法難聞，各各諦聽。聞無有聞，非關聞性。本來不生，何曾有滅。有聲之時，是聲塵自生。無聲之時，是聲塵自滅。而此聞性，不隨聲生，不隨聲滅。悟此聞性，則免聲塵之所轉。當知聞無生滅，聞無去來。」公與僚屬大眾稽首。

又問：「何名第一義。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。」師曰：「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。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。諸法無性性，說名第一義。佛言有法名俗諦。無性第一義。」公曰：「如師開示，實不可思議。」公又曰：「弟子性識微淺。昔因公暇，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。可得稱佛法否。」師曰：「夫造章疏，皆用識心。思量分別，有為有作。起心動念，然可造成。據論文云：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。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。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。唯有一心，故名真如。今相公著言說相。著名字相，著心緣相。既著種種相，云何是佛法。」公起作禮曰：「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。皆贊弟子不可思議。當知彼等但徇人情。師今從理解說，合心地法。實是真理，不可思議。」

公又問：「云何不生，云何不滅，如何得解說。」師曰：「見境心不起名不生。不生即不滅。既無生滅，即不被前塵所縛，當處解脫。不生名無念。無念即無滅。無念即無縛。無念即無脫。舉要而言，識心即離念。見性即解脫。離識心見性外。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。無有是處。」

公曰：「何名識心見性。」師曰：「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。蓋為不識真心。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。念滅亦不依寂。不來不去，不定不亂。不取不捨，不沈不浮。無為無相，活鱍鱍平常自在。此心體畢竟不可得，無可知覺。觸目皆如，無非見性也。」公與大眾作禮，稱贊踴躍而去。無住禪師後居保唐寺而終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